

中美之間應該建起一座什麼樣的「牆」？

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農村，有這樣一項傳統習俗：每年春天，鄰居們都會聚在一起，在彼此的住宅之間修補石牆。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 (Robert Frost) 以此為背景，於 1914 年創作了《補牆》一詩，其中寫道：「**有好籬笆才有好鄰居**」。他在詩中對人們之間劃定邊界的目的提出了疑問。而現在，對於中美關係以及整個世界的未來，似乎也應當問出相同的問題。

在弗羅斯特寫成這首詩的 102 年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並斥資 150 億美元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建起了一座有形的邊境牆——當然，這一專案在拜登繼任後宣告廢止。現在，價值 2.65 億美元的剩餘牆體被捐贈給了一些州和地方政府。此外，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還退出了《巴黎協定》、《伊朗核協定》等許多國際協定。

不過與以上相比，特朗普豎起的最重要的一堵「牆」，是橫在中美之間的「中國牆」，也就是為了某些所謂的「美國國家安全」而試圖使美國與中國「脫鉤」。而對於這堵「牆」，拜登政府似乎尚未有拆除之意。

世界各地都能深切感受到美中「脫鉤」、走向對立的影響。如果說特朗普用加征對華關稅築起一堵「牆」的話，那麼拜登則是用意識形態做「泥漿」，利用盤根錯節的盟友體系以及技術出口管控等手段，加固了這堵「牆」。如果說特朗普的「牆」是為了把美國人圈在裡面「保護」起來，讓他們重獲「自控感」，那麼拜登的「牆」顯然是要積極構建一個針對中國的包圍圈，以防止中國「控制世界」。

1640 年，當時的英屬北美殖民地一位名叫伊齊基爾·羅傑斯 (Ezekiel Rogers) 的牧師在寫給麻塞諸塞灣殖民地總督約翰·溫斯羅普 (John Winthrop) 的信中寫道：「**一個好籬笆有助於鄰居之間保持和平；但我們必須要謹慎，不可築起高牆，使彼此隔絕。**」如今將近 400 年過去，羅傑斯的警句仍猶言在耳。

這就是為什麼在這樣的歷史關頭，習近平主席和拜登於 11 月 14 日在巴厘島 G20 峰會上的會晤極其重要：雙方都需要一個好的「籬笆」——也就是美方所說的「護欄」(guardrail)，來澄清邊界和減少爭端。中美都認為，這道「籬笆」不可密不透風，以便進行必要和正常的溝通和合作。幸運的是，儘管困難重重，兩國元首還是盡了最大努力來消除誤解，會晤成果遠遠超出了此前一些西方媒體和專家學者的「低預期」。

首先，拜登將「四不一無意」升級為「九項承諾」，並特別重申，美國不會對中國打「台灣牌」或尋求與中國經濟脫鉤。而中方則表示，中國從來不尋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不干涉美國內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

其次，兩位領導人責成各自團隊制定關於管理競爭和保持開放溝通管道的原則。除了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農業和糧食安全方面恢復對話和合作外，雙方外交和金融團隊以及中美聯合工作組也開始恢復定期磋商和協調，並為更多問題尋找解決方案。

不過先不要過度樂觀，儘管中美元首峰會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現實是，中美這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仍然處於低谷。在雙方以協議為基礎，「修築籬笆」的過程中，爭議和摩擦仍在所難免。

18 世紀美國作家布拉肯裡奇 (Hugh Henry Brackenridge) 寫道：「好的籬笆能約束破壞籬笆的野獸，維護鄰里關係和諧」。今天，「破壞籬笆的野獸」正虎視眈眈，意欲利用「鄰居」之間的衝突，從中獲得利益。種族主義者、保護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者、軍火商、親台說客、反共人士、機會主義政客就是這樣的「野獸」，他們正在尋找「籬笆」上的「軟板」，準備衝破「籬笆」，將世界形勢拖入混亂與惡化的境地；或者迫使各方自行築起「鋼筋混凝土高牆」，開始另一個以鄰為壑的時代。

我在造牆之前，先要弄個清楚，

圈進來的是什麼，圈出去的是什麼，

並且我可能開罪的是些什麼人家，

有一點什麼，它不喜歡牆。

以上這段詩節選自弗羅斯特的《修牆》。更引人深思的是，各國修建圍牆到底是要做什麼呢？如果他們一點點拆除有形的牆，最終還能和平共處嗎？**中美關係的未來所需要的遠不止築起「籬笆」這麼簡單。**只有減少過多的障礙，增加鄰里互動，追求中美命運共同體的安全與繁榮，才能保證「籬笆」長期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中國已經無比清楚地表明，中國式現代化之路是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的大門一旦打開，就永遠不會關閉。因此，任何對中國戰略意圖的歪曲都可以休矣。只要各方築起的「籬笆」對貿易投資穩定、網路空間安全、太空安全、海洋安全、區域穩定都大有好處，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就應該多多關注開放市場下的良性競爭，並致力於促成全球合作，攜手應對迫在眉睫的共同挑戰。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趙海，有刪節）